

凤舞三弦

Fengwu Lanling
满座衣冠胜雪

他取下头盔，仰起脸来，阳光照着他绝世的容颜，她的心从此沦陷……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凤舞兰陵

Fengwu Lanling
满座衣冠趋雪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凤舞兰陵/满座衣冠胜雪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9. 3

ISBN 978 - 7 - 80755 - 589 - 6

I. 凤… II. 满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0403 号

书 名: 凤舞兰陵

著 者: 满座衣冠胜雪

责任编辑 阎丽
特约编辑 侯开 吴燕
责任校对 冯会洲
封面设计 宁安书装
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网 址 <http://www.hspul.com>
销售热线 0311 - 88643226/32/35/43
传 真 0311 - 88643234
印 刷 三河市新艺印刷厂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
字 数 317 千字
印 张 25
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
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755 - 589 - 6
定 价 2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楔 子	001
第一 章	◎ 奇迹 003
第二 章	◎ 入阵 008
第三 章	◎ 调职 019
第四 章	◎ 名曲 029
第五 章	◎ 劝解 039
第六 章	◎ 五弟 049
第七 章	◎ 初夜 057
第八 章	◎ 代价 065
第九 章	◎ 允婚 075
第十 章	◎ 猙君 085
第十一章	◎ 剪除 096
第十二章	◎ 娶亲 105
第十三章	◎ 结拜 114
第十四章	◎ 托梦 124
第十五章	◎ 拉拢 134
第十六章	◎ 送别 146
第十七章	◎ 郑妃 156
第十八章	◎ 装病 167
第十九章	◎ 陷害 175
第二十章	◎ 劫狱 183

第二十一章	◎ 疗伤	192
第二十二章	◎ 大哥	201
第二十三章	◎ 探亲	210
第二十四章	◎ 归来	220
第二十五章	◎ 高俨	229
第二十六章	◎ 投明	238
第二十七章	◎ 让位	248
第二十八章	◎ 偶遇	259
第二十九章	◎ 扑空	270
第三十章	◎ 心死	280
第三十一章	◎ 奇袭	289
第三十二章	◎ 方略	300
第三十三章	◎ 解忧	310
第三十四章	◎ 提亲	320
第三十五章	◎ 出使	329
第三十六章	◎ 岳父	340
第三十七章	◎ 涉险	350
第三十八章	◎ 坚守	360
第三十九章	◎ 获救	369
第四十章	◎ 灭陈	379
尾声		391

樛
子

梁太平二年，北齐天保八年，北周孝闵帝元年，周明帝元年，陈武帝永定元年，
公元 557 年。

这一年正月，西魏周公宇文觉代魏称帝，国号周，史称北周，是为孝闵帝。

九月，宇文护废宇文觉，立宇文毓为帝，是为周明帝，宇文觉被囚禁于旧邸，月余身亡。

十月，南梁陈王陈霸先代梁为帝，即陈武帝，建立陈朝。

这一年，突厥汗国灭哒哒，以阿姆河为界，与萨珊波斯瓜分中亚。

这一年，北齐后主高纬出世。

这一年，五月癸卯，太白犯轩辕，占曰：“女主当之。”

这一年，她从 21 世纪穿越而来。

前世已矣，今生，她叫顾欢。

第一章 ◎ 奇迹

却不料顾欢在断气片刻之后便即醒转，整个人更有了重大的变化。

大齐河清三年十二月，朔风劲吹，冰雪满地，寒气逼人。

在晋阳城中的刺史府，平原郡王、六州大都督、司空、太师、并州刺史段韶和冠军大将军顾显正在商议军务。

虽然外面寒风凛冽，屋里却很温暖。炉火熊熊，映照着两人的脸庞。木柴燃烧的细碎噼啪声不断响起，淡淡的烟火气缭绕在空中。

将近午时，有皇家信使飞马驰到，将皇帝高湛的密旨送到段韶手中。

段韶看完，对顾显说：“皇上命我们火速驰援。你率大军驻留在这里，以防突厥，我即刻前往洛阳。”

顾显猛地站起身来，抱拳道：“段兄，让小弟去吧。”

“不。”段韶摇头，“周军以倾国之力前来，兰陵王与斛律将军已经增援洛阳，却寸步难进。如果不是情势紧急，皇上不会向我问计，更不会命我带兵支援。对于我们齐国来说，突厥看着凶狠，其实只是疥癬之疾，周国才是心腹大患。我必须亲自率军前往，以保洛阳。再说，皇上的旨意也是如此，我不能抗旨不遵。”

顾显既是他的好友，也是他的下属，对他的命令自然不会抗拒，这时便不再坚持，公事公办地说：“段大人欲率多少人前往？卑职立刻去调遣。”



周军东侵已有两个月，早在齐帝高湛发密旨与段韶商量对策，意在派他出兵救援时，段韶就已经反复考虑过了，此时再度思索，片刻之后便道：“我率一千精骑，急驰洛阳。”

“是。”顾显抱拳领命，转身急步离开。

段韶坐回去，仔细思量着当前的局势。

三个多月前，突厥十万大军南下进攻幽州，并突破长城，大肆烧杀抢掠。段韶率军火速出击，与幽州刺史斛律羡合兵一处，迎击突厥，将他们逐回塞外。不过，突厥兵仍然屯驻塞北，并继续调集更多部队，企图再犯幽州、朔州一线。段韶便在晋阳驻扎，以防突厥。

在这之前，齐帝不顾段韶的反对，将周国实际执掌朝政的大司马宇文护的母亲和姑母送回，希望换取宇文护的感恩之情，让他不再进攻齐国。谁知宇文护并不领情，很快在全国调集大军，计有六柱国及十二大将军所统关中诸府兵二十四军、相府所属左右厢禁卫兵等二十万人，东出潼关，讨伐齐国。

十一月，周国骁将尉迟迥率精兵十万为前锋，围困洛阳，却遇到齐国守军的顽强抵抗，久攻不下。

齐帝高湛见洛阳形势危急，立即派出大司徒斛律光与兰陵王高长恭带兵救援。但周军势大，两人率军渡过黄河后被阻于邙山，举步维艰。

高湛更为着急，便发密旨给段韶，“洛阳危殆，朕欲以爱卿救之，然突厥在北，虎视眈眈，亦不得不防，不知爱卿意下如何？”

段韶立刻上书，将当前形势仔细分析，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。塞上有长城之固，足以抵挡突厥进攻，当务之急是解洛阳之围，并恳请由自己率军南下救援。

现在，皇上的密旨来得这么快，可见是一接到他的奏疏便立即下旨，洛阳的情况只怕已是万分危急了。

他正在思虑，忽然有个瘦小的身影钻进门来，兴奋地说：“义父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”

段韶抬眼一看，立刻笑了起来，“欢儿，过来。”

这人是顾显的女儿顾欢，今年才十六岁，却已经跟随父亲血战沙场有两年了。她喜欢女扮男装，性格又开朗，武艺也精湛。久而久之，知道她是女孩的人都常常忘记了这一点，而不知道她是女儿身的，便一直以为她就是个男孩子。

段韶看着顾欢兴冲冲地跑到自己身边，嚷嚷着“我要去”，焦虑的心情放松了许多，慈爱地问：“要去哪儿啊？”

顾欢笑嘻嘻地说：“跟你去洛阳。”

段韶抬起手来，亲切地摸了摸她戴着缨盔的头，笑道：“你还是留在这里，跟着

你爹吧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。”顾欢有点耍赖地嚷着，“我要跟义父去救洛阳。”

段韶想了想，便道：“你爹同意你跟我去吗？”

“他不反对。”顾欢笑逐颜开，“我爹最疼我了。我说要跟你去，他就答应了。”

段韶看着她秀丽的小脸上满是英气，不由得赞赏地点头，笑着说：“生女当如小顾欢。”

顾欢立刻明白他同意了自己的请求，欢呼一声：“我去告诉爹。”便一溜烟地跑了。

段韶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门外，感到很愉快，似乎危急的战事也不那么让人忧虑了。

顾欢跑回自己的房间，兴奋地收拾东西，准备出征。

等了七年了，她苦练骑射，随父亲驰骋沙场，其实就是为了等这一天的到来。

七年前，她还是个生活在21世纪初叶的现代人，在去公司一个山地小镇开发项目现场的路上遭遇塌方。为了救两个孩子，她被飞石击中，当场身亡。

经过漫长的黑暗后，她又醒过来，却惊奇地发现，自己借身还魂，穿越到了南北朝末期的北齐，成为一位将军的掌上明珠，名叫顾欢。

在现代，她是一家著名房地产集团的策划部经理，才华横溢，有勇有谋，虽然很年轻，却颇得高层的信任，升迁很快。由于工作需要，她博览群书，对什么都喜欢研究一下，考证一番，历史、地理也不例外，因此对这一时期并不陌生。不过，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相当混乱，她只知道一些著名的人物，对于自己这一世的父亲顾显就从没听说过。

顾显是段韶帐下的一员大将，智勇双全，最擅长与突厥铁骑作战，闻名长城内外。他十八岁娶亲，两年后爱妻因难产身亡。女儿虽侥幸未死，却因在母腹中闷的时间太长而导致痴傻。顾显悲痛交加，对女儿毫无嫌弃之心，始终爱逾珍宝，关怀备至，并给她取名为顾欢，希望她一生都能无忧无虑。

顾欢一直病病歪歪，长到九岁时，生了一场大病，高烧五天五夜不退。当时，契丹攻杀了柔然大汗铁伐，随后大举侵犯齐国边塞。皇帝调集大军北伐，顾显率军在前线浴血奋战，不但不能赶回，甚至连音信都不能传达。

将军府的管家和顾欢的奶娘请了许多大夫，都说已不能救，吩咐他们准备后事，却不料顾欢在断气片刻之后便即醒转，整个人更有了重大的变化。她神智清明，言词便给，对眼前发生的事虽茫然，却在顾府管家和奶娘、贴身丫鬟的详细解说下恍然大悟，并随即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。在府里管账先生的指点下，她学习读书和写字，进



步神速。

当战事取得胜利，顾显才得到消息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，与好友兼上司段韶提起，都觉得是奇迹。

大军班师还朝，顾显告了假，快马加鞭地赶回信阳府中，见到的女儿果然不再是过去那个浑浑噩噩的模样。她聪明伶俐，活泼可爱，一见到这个年轻的父亲就特别亲热，跟前跟后，问长问短，然后就缠着要跟他学习骑射和上阵杀敌的武艺。

二十九岁的顾显对这个失而复得的女儿本是千依百顺，可一听她要学习骑射，立刻一口拒绝：“女儿家学点针织女红琴棋书画就行了，舞刀弄枪的事不用学。”

顾欢非常生气，不断地死缠烂打。她口齿伶俐，常常说得顾显哑口无言。顾显只好把段韶请来，拜托他帮忙说服女儿。

段韶的足智多谋天下皆知，听了顾显的话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“欢儿长得这么可爱了？那太好了。”

顾显连忙让家仆去唤顾欢出来。

顾欢正在房里写“最后通牒”，一听父亲召唤，立刻怒气冲冲地走到前厅，将那张纸放到父亲面前。

顾显看了，不由得长叹一声，顺手递给段韶，“段兄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孩子简直是……唉……”言若有憾，心实喜之。

段韶含笑接过，看向笺上那四行笔锋刚劲的字：

孩儿立志出乡关，学不成名誓不还。

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生无处不青山。

短短二十八个字，一股豪气便扑面而来，段韶不由得击节称赞：“写得好。”

顾欢一听，立刻转怒为喜，飞快地跑到段韶身边，嬉皮笑脸地问：“伯伯贵姓？”

顾显忍不住喝道：“欢儿，不得无理。”

顾欢白了他一眼，“我怎么无理了？哪一个字无理了？”

顾显顿时语塞。

段韶对这个一脸灵气的孩子非常喜欢，笑着说：“我叫段韶。”

顾欢一听是他，立刻满脸喜色，拽着他的袍袖左右摇晃，央求道：“段伯伯，你教我文韬武略好不好？让爹爹教我武艺行不行？你是我爹的上司，你命令他，他就会听的。”

顾显听了这话，不由得啼笑皆非。

“兄弟，你这千金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，可喜可贺。”段韶愉快地看着眼前的小



女孩，半开玩笑地说，“欢儿，给段伯伯当儿媳妇吧。”

顾欢一怔，随即连连摇头，“不不不，我以后要嫁给自己喜欢的人。”

顾显见这个女儿口无遮拦，自己的脸先红了起来，对段韶说：“段兄，你别听她的。如果段兄真的有意，咱们可以先定下这门亲事。”

顾欢十分恼怒，却没有直接出口拒绝，只是眼珠一转，笑嘻嘻地道：“段伯伯，我认你做义父好不好？”

段韶只有五个儿子，心里很喜欢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，闻言便笑着点头，“好啊，我就认下你这个女儿了。”

顾欢逃过一劫，一边拍手，一边看向年轻的父亲。

“你倒会找靠山。”顾显很无奈，却也很高兴，便道，“既是您义父答应了，我教你习武便是。”

顾欢喜滋滋地跑过去，拉着父亲的手，连声说：“谢谢爹爹。”

顾显看着女儿，一手握着她的手，一手轻轻抚了抚她的秀发，宠爱之情溢于言表。

段韶看着他们，赞赏地道：“生女当如小顾欢。”

从此以后，顾欢得段韶和顾显的倾力教导，文武兼修，进境神速。

几年过去，齐国的国力迅速下降，而相邻的周国和突厥却日益强大。边关战事不断，段韶连年出征，顾显更是长驻塞下，不常回家，最后，索性将女儿带在身边，随他四处征战。

顾欢喜欢女扮男装，作为父亲的亲兵，可以常常陪伴在父亲身边。

到她十四岁时，有一次顾显身陷敌人阵中，情势危急。顾欢提刀上马，率领顾显派给她的百余名亲兵杀进重围，竟然与父亲内外夹击，将敌人杀得大溃，一时传为佳话。自那时起，顾欢便随父上战场，并肩杀敌。段韶知道后，大加称赞。

表面上，顾欢振振有词，说这是在杀敌报国，其实，她更多的是在积累经验和资历。当周军有一天围困洛阳，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随段韶前去救援，好亲眼目睹那美人名将的绝世风姿。

现在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

她收拾好随身用品，检查了双刀和弓箭，这才走出房门，迎着寒风，看向南方天际，微笑着说：“兰陵王，我来了。”



第二章 ⊙ 入阵

他取下头盔，仰起脸来，阳光照着他绝世的容颜，让所有看见的人都禁不住屏住了呼吸。

冰雪覆盖的大地空寂无人，只有一队铁骑特别醒目。他们井然有序地排列成行军纵队，向东南方向疾驰。

寒冷的风如刀一般迎面刮来，他们却仿佛没有感觉。身上的铠甲表面都是亮晶晶的碎冰，隐约地闪烁着冷冷的光点。

这些骑兵全是精锐，但只有一千人。段韶考虑到北有突厥强敌伺机侵扰，而洛阳城外已有齐国三十万大军，因此没有多带人马。

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赶路，只有吃饭的时候才下马歇歇，晚上会睡两个时辰，以保持战斗力。

在这个时代，他们的速度是惊人的。只用了五天时间，他们便驰骋千里，渡过冰封的黄河，赶到洛阳城外。

很快，他们便进入齐国大军的警戒线。他们旗号分明，这边的齐军也都接到了命令，得知他们会来，因此没有阻拦，任他们长驱直入，迅速到达中军大帐。

一个年轻人和一个中年人快步迎出来，都笑着冲段韶抱拳。

黑脸膛的中年人便是当年一箭射落空中大雕的“落雕都督”斛律光。他沉稳地

说：“孝先兄^①，你来了，真是太好了。”

那个年轻人则面容秀美，目如春水，眉似远山，唇若涂朱，尖尖的下颌与修长的脖颈有着柔美的线条，让人一见便惊艳不已。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兰陵郡王高长恭。

他微笑着说：“段大人，别来无恙？”那声音充满磁性，悦耳动听。

段韶勒住马，微微一笑，便跳下来，大步走上前去，抱拳道：“长恭，明月^②兄。”

段韶很欣赏身为皇室直系后裔却骁勇善战、性情开朗、光明磊落的高长恭，而这位年轻将军也对齐国第一智将段韶十分佩服。从血统上讲，他们还是亲戚。高长恭的祖母是太皇太后娄氏，而段韶的母亲便是娄太后的亲姐姐，因此，从亲缘上讲，段韶是高长恭的叔伯。

高长恭自幼便不知自己的母亲是谁，父亲也被人谋杀，全靠自己努力上进，才有今天的地位。在他心里，一直视段韶为长辈，而段韶也待他如亲人，两人的关系一向亲厚。

他们寒暄了两句，顾欢和那一千铁骑已经齐齐下马，沉默地站在一旁。他们纪律严明，虽奔驰千里，军容依然齐整。

顾欢披甲戴盔，完全是男装打扮，看上去与其他将领没有什么区别。段韶念及她身为女子，年龄也小，便叮嘱她跟在自己身边。此时，虽然经过几天的急行军，她也没露出倦容。她的脸上满是兴奋，双眼熠熠生光，心里更是欢呼雀跃，却又不敢明目张胆地打量高长恭，只得强行控制，保持着适度的恭敬。

斛律光和高长恭也都治军有方，对段韶带来的这支铁骑的战斗力一目了然，都感到欣慰。

闻名天下的齐国三大名将聚在一起，周围的将士顿时都感到信心百倍，斗志一下便燃烧起来。

段韶跟着两位将军往大帐走去，轻声问：“皇上到了吗？”

斛律光说：“皇上的信使已经到了，他大概与你同时动身，估计今晚能够到达。”

“好。”段韶点了点头，“现在洛阳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
高长恭沉着脸说：“周军势大，宇文护背信弃义，倾巢出动。不过，他的先锋尉迟迥虽然厉害，很快攻到洛阳城下，却三旬未能破城。现在洛阳城中还有三万守军，独孤永业坚守不出，让周军无可奈何。宇文护分兵切断河阳道路，以阻遏我们的援兵。据我观察，周军诸将目前都产生了轻敌情绪，以为我军必不敢出动救援，因而戒

① 段韶，字孝先。

② 斛律光，字明月。



备不严。”

斛律光听到这里，止住了脚步，“既然这样，我认为机不可失，应该从速进攻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”

斛律光和高长恭率三十万大军待在这里已经有不少日子了，却寸步未进，听了不免有些尴尬。高长恭年轻，在段韶面前又是后辈，便诚恳地问：“段大人有何妙计？”

段韶沉吟片刻，温和地道：“我想先去邙阪察看敌势，再作打算。”

斛律光委婉地说：“孝先兄连日奔行，不免疲惫，我看还是先歇息一下较为妥当。洛阳三旬未破，旦夕之间应保无虞，我们可谋定而后动，并不急在一时。”

段韶想了一下，便笑着点头，“明月兄此言有理，那就明日一早再去吧。”

“好。”斛律光见他肯采纳自己的意见，不由得很高兴，“走，我们先去帐中商议，然后再用膳。”

段韶再无异议，便与他们走进大帐。

站在队伍里的顾欢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段韶身边的那位美男子。

原来他真的非常漂亮，就像史书上记载的“貌柔心壮，音容皆美”，却不知打仗来能英勇到何种地步。

她在那里浮想联翩，那三人已经走进了大帐中。

高长恭从小就总是被人盯着看，现在早已习惯了，对她的注视并无感觉，一点儿也没注意到她。

接着，有人上来招呼顾欢他们，带他们到其他营帐中休息。

顾欢对段韶的亲兵们使了个眼色，不准他们说出自己是女子。那些战士也很年轻，平时与她玩惯了，对她的示意心领神会，便笑嘻嘻地与她一起去了。

顾欢和那一千名骑兵一样，脱下铠甲，便去照顾马匹。卸马鞍，喂草料，检查马掌，然后才去吃饭。

晚上，段韶派人过来找顾欢。

他的身份不同，高长恭专门为他安排了单独使用的小帐，自然比众人聚居的大帐要好得多。段韶已经卸下战甲，身着长袍，气质温文儒雅，倒像是个文士。

看着走进来的顾欢，他笑着问：“怎么样？累吗？”

“不累。”顾欢精神抖擞地说，“义父，你什么时候去邙阪察看敌情啊？”

段韶微微一怔，“你怎么知道我要去邙阪？”

顾欢马上意识到自己太高兴，说漏了嘴。她当然不能说是从史书上看来的，只得东拉西扯，“我刚才向这里的人打听了一下洛阳周围的地势，觉得如果到邙阪上察看敌人的情况，一定看得比较清楚。”

“哦。”段韶这才释然，笑着点头，“欢儿越来越懂兵法了，不错不错，果然是将门虎女。我明天一早就去邙阪，到时候你也跟着去吧。兵凶战危，你还小，不要贪功冒进，谨慎为上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了。”顾欢爽快地说，“义父，战场上的事我明白，你就放心吧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段韶慈爱地看着她，“你是女孩子，不要跟他们那些大男人睡在一起，以后说起来不大好。你来住我的帐篷，我去大帐睡。”

“那可不行。”顾欢急得直摇手，“那要让人家看见，我还能做人吗？再说，这一路上我都是跟他们一起住的，反正都是衣不解带，胡乱睡一宿，没关系的。义父，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，我才不管别人说什么闲话呢。他们要怎么想，根本不关我的事。”

“我女儿果然不同常人。”段韶赞许地点了点头，“那你就好好休息，明天黎明即起，我们一起出发。”

“是。”顾欢做男儿状，潇洒地一抱拳。

段韶开心地哈哈大笑。

顾欢也高兴地说：“义父晚安。”然后便转身跑了。

段韶看着她离开的背影，一直微笑不已。

顾欢来到大帐，匆匆洗漱后，只脱了外面的衣裳，便躺到地铺上，用被子将自己一卷，就闭上了眼睛。

她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了兰陵王高长恭的模样，心里便开始盘算起来。

这场战争虽然在这一世还没发生，可她在前生已经清楚地知道将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。她仔细计划着，一旦出现史书上记载的情况，她要怎么做。想着想着，她悄悄地笑了起来。

夜很静，偶尔传来巡逻兵轻微的脚步声和马的响鼻声。顾欢只觉得倦意很快袭来，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到了破晓时分，虽然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，齐军大营里却有很多人都已起身。

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穿衣，洗漱，披甲，吃饭，然后上马，出发。一切都有条不紊，更没有喧哗。所有人都静悄悄地鱼贯走出大营，策马向邙阪奔去。

黎明才至，朦胧的微光渐渐出现。一行人疾驰，只有马蹄敲打着土路的沉闷声音不断响起。

段韶和高长恭走在最前面，旁边是几名副将。他们的亲兵都跟在后面，大约有三百人。斛律光留守大营，同时保护昨日夜间赶到的齐国皇帝高湛。

顾欢走在段韶身后，留心打量着四周的景物。

在前世，她曾经来过这里。一千四百多年后，邙阪被称为邙山。站在邙山上看黄

河以及最长的黄河铁路大桥，是旅游项目之一。她当时在洛阳出差，公司的合作伙伴派了车，带她来到建于邙山最高处的极目阁，远眺山脚下的黄河、大桥和洛阳胜景。那时候，面对眼前壮阔的景色，她就曾经想象过千年前的古城洛阳有着怎样的辉煌与繁华。没想到造化弄人，她竟然穿越时空，真的来到了这里。

一边走一边感慨，她看着前后左右的景物，目光不可避免地总会扫过走在前方侧面的高长恭。

他与段韶、斛律光一样，身着银色铠甲，头上戴着遮住了半张脸的盔胄，十分英武。他一直在与段韶低声商议着什么，目光专注，神情郑重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人时不时地在打量他。

虽有美男在侧，顾欢却并未分心太多，仍然时刻保持着警惕。她知道危险正渐渐向他们接近，但不知道这危险会在何时何地出现。这段历史太混沌，史书的记载更如国画般写意，并没有具体的细节，因此她要特别留心去观察，去发现。

一行人沿着山路蜿蜒而上，渐渐走到了邙阪的最高处翠云峰顶。

其实这座山的海拔只有三百米，可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却显出了挺秀之姿，是洛阳的一道天然屏障。站在邙阪上，洛阳城周围的情况一目了然。这么重要的地方，周军居然没有派兵抢占，可见其战术上有多大的缺陷。

宇文护是个蠢货，当政客一流，当军事家九流，却偏偏要来指挥这么大的战役。倾国之力，举国之兵，却被他这样乱用，真是可惜又可笑。顾欢想着，唇边浮现出一丝讥讽，接着又叹息了一声，想起了周国皇帝宇文邕。那个貌似傀儡的皇帝此时应该正运筹帷幄，准备一击成功，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吧。

她一路走一路想，不由得越想越远，渐渐地有些走神了。

很快走到太和谷，段韶突然勒住马缰，驻足观望。

其他人也都停了下来。高长恭的脸一沉，“有周军。”

段韶很镇定，“昨日我们到来的时候，阴雾浓密，他们一定不知我们有援军到了。”说着，他转头看向身旁的副将，“你立刻回去，通知斛律将军，急告各营，集合所有骑军，列阵迎敌。”

副将抱拳道：“遵命。”回马便走，疾驰而去。

段韶回头道：“顾欢，你率一百亲兵，与兰陵王一起回去，准备战斗。”他是派顾欢带人保护高长恭，却又说得非常有技巧。

顾欢立刻答道：“遵命。”

高长恭与段韶多次并肩作战，这时心意相通，立刻明白他的意思，也不谦让，只道：“段大人，只要十骑随我回去即可，其他人留下跟着你。”

段韶知他英勇，又见大营离此也不远，便道：“好，就让五十骑随你回去。”